

追本溯源话辞赋

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,有一枝光彩夺目的奇葩,它高贵典雅,卓尔不群,傲立于群芳之冠。得到志存高远者的青睐和追捧,它就是被称为阳春白雪的艺术之花——辞赋。

基础,绝不能抛弃优良的文化传统,辞赋也绝不是散文或散文诗的机械复制。他特别强调,离开辞赋文学的优良传统而大谈创新,无异于缘木求鱼。

谊获得了“吊祖”的美称。我们看,“赋祖”、“骈祖”、“吊祖”,哪一位至圣先贤不与枣庄文化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?

鲁南辞赋团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,在这支队伍里,以中国辞赋家协会副主席韩邦亭为代表的辞赋作家,大多是胸怀大志、才气满满的年轻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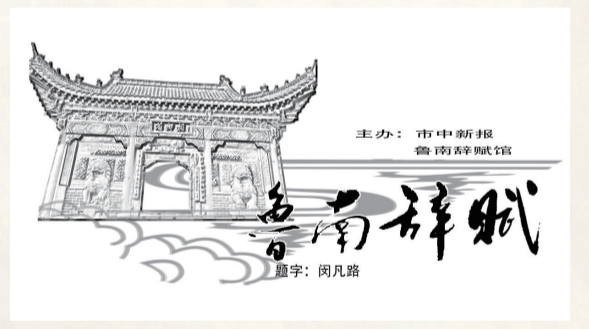
鲁南辞赋团队正是在创新观念的引导下,遵循在传统文化框架下的创新思路,走出了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路。

刘伶在《酒赋》中,就有一篇超群拔萃、汪洋恣肆的辞赋作品。今天,若去枣庄七贤湖畔的刘伶台怀古思贤,依然能想象出醉仙当年“兀然而醉,豁尔而醒。

鲁南辞赋团队是一支笃学笃行的队伍,他们眼界高远,胸怀天下,瞄准祖国的湖光山色,历史人文,创作出许多荡气回肠、感人肺腑的篇章。

鲁南辞赋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,并不是偶然的。翻开中国辞赋史,我们不得不惊奇地发现,作为“赋祖”的荀子,就曾经生活在枣庄这片香烟缭绕的文化圣地上。

到了清代,鲁南辞赋依然方兴未艾,李可敬的《雅颂八章》,以语言凝练、音韵和谐的风格,被南巡路过台儿庄的康熙大帝钦定榜首;王特达的《大成殿赋》以行云流水般的骈体,表达了对至圣先贤的追慕之情,该篇被收入《兖州府志》得以广泛流传。



辞赋作为一种相对生涩的古文体,似乎离我们很远;可是作为中华文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,辞赋又似乎与我们有着融于血脉之中的密切联系。

记者:这次,您集结了众多辞赋家和爱好者,在《新报》上开辟了“鲁南辞赋”这个栏目,有着怎样的出发点呢? 韩邦亭:应该是一种传承情结吧。

《颂乐赋》(山东枣庄) 百年大任一世宏,气韵精神皆奇。赋体宏富,辞藻瑰丽,辞赋之美,在于其辞藻之富丽,在于其辞藻之瑰丽。

辞赋不是文学的化石

访中国辞赋家协会副主席、鲁南辞赋主创韩邦亭 本报记者 钱进

辞赋不是文学的化石 记者:很多朋友都觉得,辞赋在当代文学的潮流中很小众,甚至有人觉得它很生僻,为什么您还要如此坚持这个赋的创作和发扬?

《姜堤乐园赋》(山东聊城) 江北水城,运河穿流,风光秀丽,景色宜人。姜堤乐园,历史悠久,文化底蕴深厚。

市中新报 生活需要

总编辑 褚洪波 编辑部主任 王晓琛